

曰丹諾夫等著

金言集

遼東書店 印行

性則原的克維什爾布論

夫諾丹日

遼東書店發行

目 錄

- 一、與群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真理報專論
葉 群譯
- 二、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斯列波夫作
亞 天譯
- 三、日丹諾夫同志在討論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西方哲學史一書會議上的發言 立 三譯
- 四、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斯列波夫作
齊 波夫作
- 五、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蘇 英譯
- 六、論忠誠與老實 多爾庫諾夫
- 七、論對缺點的不調和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作
- 八、對新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 蘇 英譯

與群衆連系是黨的

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真理教專論——

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群衆的連系，總關心這種連系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連系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裡。斯大林同志說：「布爾什維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群衆保持着連系。而只要是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連系，則他們就有了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裡。」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什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群衆，善於團結群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二戰的日子裡，「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群衆的連系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在人民群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為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什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為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為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會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會號召蘇維埃農民為最快的提高農業，為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鬥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為高額收穫的群衆進軍。

激發群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裡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說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群衆，同人民的經常的連系，不僅善於教育群衆，而且善於向群衆學習——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敎導說，為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群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

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已為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為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什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的方法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群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為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群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動群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群衆的帮助，連組織

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什維克黨把自己對群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什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群衆的連系。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群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裡，事情是不能推向前进的。

什科達同志擔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分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者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裡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也是最落後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群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什維克同群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的，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群衆是有連系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什維克不需要這樣的「連系」。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群衆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瞞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群衆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連系，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群衆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動與宣傳，向群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做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黨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作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作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連系的形式。在這裡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心裡話，無愧地確定群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群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躲開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什維克的實際。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群衆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群衆的連系，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分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在勞動者的一切群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連系，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群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群衆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够每日每時地去同群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黨變成百萬群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地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連系，善於不僅教育群衆，而且向群衆學習，善於領導群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什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群衆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裡。

(A·葛萊普涅夫作，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 精神上培養幹部

葉群譯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為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著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鬥爭裡，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地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地揭發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的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

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難到還不明白？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地更嚴肅地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地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地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地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裡廣泛地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群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者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地對轉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地掃除缺點。有着真正布爾什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

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鬥爭中來用布爾什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的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心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害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瘡痍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幌子來把他們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爹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地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會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地、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慾慾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為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個人的工作都有來極大的益處。因為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為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

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裡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裡。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判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做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爲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竟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

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誰要是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够依靠黨的群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够回答群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地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讓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把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做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

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全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的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群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裡潛在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群衆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露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在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群衆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分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地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

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論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剖缺點，而是報告他所做的工作，引証出很多統計材料和數目字，以便製造一幅或大或小的百事如意的圖畫。這種報告在發言中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工作者的發言是經濟問題，黨的工作者的發言是黨的問題。缺乏批評，沒有利用各個工作部門積累的經驗，也沒有使這個經驗反映到事業中去。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遷就了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爲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露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爲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